

年糕树

大王鸽
曹文轩 / 编

文库

一到秋天
那棵树上就
落下许多油亮油亮
咖啡色的果实

曹文轩 / 编



大王鸽

文库

年糕树

曹文轩 / 编
不列颠出版
1999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年糕树 / 曹文轩编. -- 北京 : 天天出版社, 2016.1

(大王鸽文库)

ISBN 978-7-5016-1055-6

I. ①年… II. ①曹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世界 IV. ①I1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87625号



责任编辑: 董 蕾

美术编辑: 王 悦

责任印制: 李书森 康远超

地址: 北京市东中街 42 号

邮编: 100027

市场部: 010-64169902

传真: 010-64169902

<http://www.tiantianpublishing.com>

E-mail: tiantiancbs@163.com

印刷: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880 × 1320 1/32

印张: 12

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115 千字

印数: 1-10,100 册

ISBN 978-7-5016-1055-6

定价: 20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调换。



目录

晃晃悠悠旧时光

2

桑树

毕飞宇 / 著

8

年糕树

[日] 斋藤隆介 / 著 季颖 / 译

13

暑假

[罗] 米尔奇·山吉勃良努 / 著

20

走进“弟弟山”

林芳萍 / 著

24

寄小读者之通讯十

冰心 / 著

狐狸·狐狸

32

狐狸打猎人的故事

金近 / 著

44

渔船上的红狐

金曾豪 / 著

58

狐狸的窗口

[日] 安房直子 / 著 朱自强 / 译

66

狐狸先生与鸡舍

[英] 罗尔德·达尔 / 著 代维 / 译

年糕树





淘气包儿

池塘边的小怪物 76

[英] 戴·坎普顿 / 著 葛明 / 译

也想搞恶作剧的时候 88

[瑞] 林格伦 / 著 高锋 / 译

温暖的双手

田鼠女王 100

[美] 莱曼·弗兰克鲍姆 / 著 马爱农 / 译

太阳落山的时候 106

[美] 弗朗西丝·伯内特 / 著 许虹 汪莹 / 译

喀布尔人 114

[印] 泰戈尔 / 著 冰心 / 译

佛罗伦萨的小抄写匠 124

[意] 亚米契斯 / 著 夏丏尊 / 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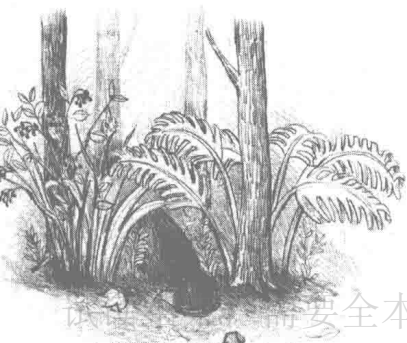
滴答！滴答！滴答！ 132

[美] 玛格丽特·斯普林格 / 著 南兆旭 / 译

有时生活不如意

关于一把扫帚的沉思 138

[英] 斯威夫特 / 著



目录

140

马戏团到了镇上

[美] 马尔兹 / 著 施咸荣等 / 译

160

七个铜板

[匈] 莫里兹 / 著 凌山 何家槐 / 译

168

小男孩

魏志远 / 著

177

三棵树

[智] 米斯特拉尔 / 著 陈光孚 / 译

179

女人和孩子

[罗] 阿尔盖齐 / 著 陆象 阮家璠 / 译

年糕树





雨丝细细柔柔地飘着，像有人站在山顶上撒下一把一把新生的鹅毛，落到身上先是一阵轻微的痒，再化成了沁凉。

我仰起脸，让雨湿润脸颊，也让一颗被午后春阳鼓噪发酵的心——像一粒安静的梅子，冰镇在雨中。

晃晃悠悠旧时光





毕飞宇 / 著



桑 树 /



人是由猴子变来的，这个说法很容易得到乡下孩子的认可，道理很简单，乡下的孩子像猴子一样喜欢树。大人们也喜欢树，但是，他们有他们的理由，都是功利性的。大的功利是这样的：“植树造林，绿化祖国”；小的功利则有些笑人，他们在墙上写道：“要想富，少生孩子多养猪；要想富，少生孩子多种树。”——发财是多么简单啊，人没了，遍地的树林、满地的猪。

祖国绿不绿、家庭富不富，这些和我们没关系。我们就是喜欢爬树，爬过来爬过去，树不再是树，成了我们的玩具了。有一点我要强调一下，我说树是“我们的玩具”可不是“比喻”，是真的。我们没有变形金刚，没有悠悠球，没有四驱车，不等于我们没有玩具。我们是自然人，只要 we 想玩，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成为玩具，脚丫子都是。脚丫子最多只能开四个叉，可一棵树能开多少个叉？数都数

不过来的。

爬树最难克服的还是树干那个部分，它们可不是脚丫，不开叉的，这样一来树干就没有“把手”了。我们的办法是“蛙爬”。“蛙爬”这个词是我发明出来的，简单地说，像青蛙“蛙泳”那样往上爬——先趴在树上，胳膊抱紧了，两只脚对称地踩在粗糙的树皮上，用力夹稳，一发力，身躯就蹿上去了，同时，胳膊往上挪，再抱住。以此类推。说到这里你就明白了，从表面上看，爬树考验的是腿部的劲道，其实不是，它考验的还是胳膊的力量。如果胳膊的气力不足，没能死死地铆住树干，你的身躯就滑下来了。这一滑就惨了，不是衣服被扯破，就是皮肤被扯破，也可能是衣服、皮肤一起破。当然了，哑巴吃黄连的事也偶有发生，那就是“扯淡”，男孩子都懂的。

村子里到处都是树，但我们也不会不讲究，逮着什么就爬什么，不会那样的。正如商场里的玩具可以标出不同的价格一样，我们眼里的树也是明码标价的。最好的，最贵的，只能是桑树。

我们是这么定价的。

第一，桑树不像槐树、杨树那么高，它矮小，枝杈也茂密。这样一来，爬到桑树上去就相对容易、相对安全了，即使掉下来也不会怎么样。但这一条不是最为关键的，楝树也不高大，可我们几乎不爬它。楝树的木质有一个特性，



脆。脆里头有潜在的危险，在它断枝的时候，“咔嚓”一声屁股就着地了，一点儿缓冲的机会都没有。这就有了第二。第二，桑树的木质很特别，它柔，它韧，有充足的弹性。即使桑树的枝丫断枝了，那也是藕断丝连的，最后能撕下好大好长的一块树皮——摔不着的。在这里我愿意普及一个小小的常识，做扁担的木料大都是桑树，主要的原因就是桑树的弹性好。弹性可以最大限度地减轻重力对肩膀的冲击——弹性的美妙就在这里，当我们爬上桑树，站在树枝上，或坐在树枝上，或躺在树枝上，只要轻轻一个发力，我们的身体就得到了自动性，晃悠起来了，颠簸起来了。那是美不胜收的。荡漾不只是美感，也是快感。

通常，我们三五一群，像巨大而笨拙的飞鸟栖息到桑树上来了，鸟要“择木而居”，我们也“择木而居”。我们选择了弹性、韧性和荡漾。我实在记不得我们在桑树上度过了多少美妙的时光，那样的时刻大多在傍晚，也可以说，黄昏。很寂寞，很无聊，很空洞。这个空洞可能是心情，但更可能是胃。我们的食物是低蛋白的，一顿午餐绝不可能支撑到晚饭。在饥饿的时候，我非常渴望自己是一只鸟，这不是该死的“文学想象”，是切实的、普通的愿望。我希望我的腋下能长出羽毛来，以轻盈和飞翔的姿态边走边吃。当然了，饿了也没有关系，我们有桑树，桑树的树枝在晃悠。桑树的弹性给我们送来快乐，这快乐似是而非，不停地重复。



重复，我想我终于说到问题的关键了。我们的晃悠在重复，日子也在重复。重复真是寂寞，那些傍晚的寂寞，那些黄昏的寂寞。我都怕了黄昏了，它每天都有哇，一天一个哪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。

我儿子五六岁的时候，我已经是一个年近四十的中年人了。有一天的傍晚，我和我的儿子在小区的院子里散步，夕阳是酡红色的，极其绵软，很大，漂亮得很。骄傲地，也可以说寥落地斜在楼顶上。利用这个机会，我给儿子讲到了李商隐。现成的嘛，“夕阳无限好”嘛。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小家伙的眼里闪起了泪光，他说他“最不喜欢”这个时候，每天一到了这个时候他就“没有力气”。作为一个小说家，我是骄傲的，我的儿子拥有非凡的感受能力，也许还有非凡的审美能力。但是，作为一个父亲，我突然就想起了那些“遥远的下午”。在乡村的一棵桑树上，突然多了一个摇摇晃晃的孩子，然后，又多了一个摇摇晃晃的孩子。我没有给孩子讲述他爸爸的往事，我不希望我的孩子染上伤感的气息——那是折磨人的。从那一天开始，我每天都要在黄昏时分带着我的孩子踢足球，我得转移他的注意力，我要让他在巨大的体能消耗当中快快乐乐地赶走那些该死的忧伤。差不多是一年之后了，在同样的时刻，同样的地方，我问我的儿子：“到了黄昏你还没有力气吗？”儿子满头是汗，老气横秋地说：“那是小时候。”这个小东西，



从小就喜欢把一年之前的时光叫作“小时候”。苏东坡说：“人皆养子望聪明，我被聪明误一生。唯愿孩儿愚且鲁，无灾无难到公卿。”我不是苏东坡，我的儿子也不会去做什么“公卿”。可无论如何，做父亲的心是一样的。

我要说，乡村有乡村的政治，孩子们也是这样。我们时常要开会。所谓开会，其实就是为做坏事做组织上的、思想上的准备。到哪里偷桃，到哪里摸瓜，这些都需要我们做组织上的安排和分工。我们的会场很别致，就是一棵桑树。这就是桑树“高价”的第三个原因了——世界上还有哪一种玩具可以成为会场的呢？只有桑树。一到庄严的时刻，我们就会依次爬到桑树上去，各自找到自己的枝头，一边颠，一边晃，一边说。那些胆小的家伙，那些速度缓慢的家伙，他们哪里有能力爬到桑树上来？他们当然就没有资格做会议的代表。我们在桑树上开过许许多多的会议，但是，没有一次会议出现过安全问题。我们在树上的时间太长了，我们拥有了本能，树枝的弹性是怎样的，多大的弹性可以匹配我们的体重，我们有数得很，从来都不会出错。你见过摔死的猴子没有？没有。开会早已经把我们开成经验丰富的猴子了——总有那么一天，老猴子会盘坐在地上，对着它的孩子们说：孩子，记住了，猴子是由乡下的孩子们变来的。

既然说到桑树，有一件事情就不该被遗忘，那就是桑



树果子。每年到了季节，桑树总是要结果子的。开始是绿色，很硬，然后变成了红色，还是很硬。等红色变成了紫色，那些果子就可以当作高级水果来对待了，它们一下子柔软了，全是液汁——还等什么呢？爬上去呗。一同前来的还有喜鹊和灰喜鹊，它们同样是桑树果子的发烧友。可它们也不想想，它们怎么能是我们的对手？它们怕红色，我们就用红领巾裹住我们的脑袋，坐在树枝上，慢慢地吃，一直到饱。它们只能在半空中捶胸顿足，每一脚都是踩空的。它们气急败坏了，我们就喜气洋洋了。

——到了大学一年级我才知道，桑树果子是很别致的一样东西，可以“入诗”。它的学名优雅动人，叫桑葚。“吁嗟鸠兮，无食桑葚，吁嗟女兮，无与士耽。士之耽兮，尤可脱也。女之耽兮，不可脱也。”不要摇头晃脑了吧，《诗经》的意思是说，美女啊，不要吃桑树果子，吃多了会上男孩子的当。男孩子上当了可以解脱，女孩子一上当你就玩儿完了。这是怎么说的？桑树怎么会长出迷魂药来？无论《诗经》多好，它的这个说法我都不能同意。在我看来，在桑葚面前，女孩子不仅要吃，还得多吃。解馋是次要的，关键是能把口红的钱省下来。吃桑葚多魔幻哪，嘴唇乌紫乌紫的，像穿越而来的玄幻女妖，另类，妩媚。男孩子上她们的当才是真的。

所以啊，我要说第四了，桑树也是好吃的玩具。





[日] 斋藤隆介 / 著

季颖 / 译



年糕树 /



胆小的豆太

真没见过豆太这么胆小的孩子。已经五岁了，按说，夜里可以自己去上厕所了。

可是豆太呢，夜里上厕所非得爷爷跟着，因为厕所在屋外，屋外有一棵很大很大的年糕树。豆太说，满天空都是年糕树的头发，“呼啦呼啦”地摇着，它还举着两只手哇哇大叫。

不管爷爷半夜里睡得多熟，只要豆太一喊“爷爷”，哪怕声音很小，爷爷马上就会睁开眼，问：“尿尿吗？”

因为这总比尿床强。爷孙俩只有一床被子。

而且，恐怕是爷爷怜爱这个和自己一起住在山顶上狩猎、相依为命的孙子豆太吧。

可是豆太的爸爸却是个胆子很大的人。他是在和熊搏

斗的时候，脑袋被弄碎死去的。就说爷爷吧，今年六十四岁了，可是追起野猪来，在那让人胆战心惊的岩石上跳来跳去，就像没事儿一样。

可是为什么豆太却像女孩一样，这么胆小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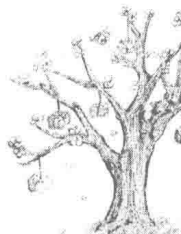
哎嘿！

年糕树，是豆太给小屋前那棵大粗树起的名字。一到秋天，那棵树上就落下许多油亮油亮、咖啡色的果实。爷爷把这些果实碾成粉，做成年糕，蒸熟一尝，真好吃啊！

“哎嘿！年糕树！快快往下掉果！”

白天，豆太站在树下，跳着脚神气活现地对树大喊大叫，可是一到夜里，豆太就变成狗熊了。树好像生气了，从上面伸下两只手，喊着“妖怪——”吓唬人。只要朝夜晚的年糕树看上一眼，豆太就尿不出尿来了。

爷爷蹲着，把豆太抱在膝盖上，说：“啊，这夜晚多好啊，好像一伸手就能够着星星。深山里那些鹿和熊什么的，也该打起花灯笼睡觉了吧。嘘——”要是不这样的话，豆太就怎么也尿不出来。不尿尿就睡觉，第二天早上，床上准发“洪水”。所以爷爷每天都这么把他。五岁了，尿尿还要“嘘——嘘——”地把，真没见过。可是豆太不这样就不行。



霜月二十日晚上

爷爷说，今天晚上，年糕树上会亮灯。

“霜月二十日晚上，年糕树上会亮灯。起床看看吧，可好看啦。我小的时候看见过，你那死去的爸爸也看见过。这是山神的节日，只有一个孩子能看见，而且必须是一个勇敢的孩子。”

“……那我，我可不行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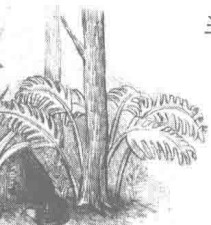
豆太小声地，好像哭一样地说。不过，要是爷爷、爸爸都看见过，自己也很想见见。可是，在这大冬天，深更半夜，一个人出去看年糕树，简直是发神经。吓死人，吓死人。

听说，到那时候，每根树枝上都挂着灯，树被照得亮堂堂，闪闪发光，就像梦中见到的一样美丽。但是豆太心里想：要是白天，倒可以去看看，可是，哦……夜里，只要想想，就吓得要尿裤子。

豆太根本没打算去。天一黑，他就钻到被窝里，把鼻子抵在爷爷那满是烟味的胸上，睡着了。

豆太看见了

半夜，豆太突然醒了，他听见头上传来熊一样的叫声。



“爷爷——”

他伸手去搂爷爷，可是没摸着。

“豆太，别担心。爷爷……爷爷肚子有点儿痛。”蜷着身子，缩在枕头下，像熊一样大声叫着的是爷爷。

“爷爷！”豆太又惊又怕，跳到爷爷身边。可是爷爷骨碌一下滚到榻榻米上，咬着牙，叫得更厉害了。

得去叫医生！

豆太像小狗一样蜷起身子，从窗口跳出去，奔跑起来。

穿着睡衣，光着脚。到山脚下的村子去足有半里路……

天上有很多星星，月亮也出来了。下山的坡路上，蒙上了一层白霜，就像雪一样。

霜冰凉冰凉地刺着脚，脚上流出血来。豆太一边哭一边跑，又疼、又困、又害怕。

可是，要是亲爱的爷爷死了，那就更可怕。豆太抽抽搭搭地哭着跑到山脚下的医生家。

“噢……”上了年纪的老医生听了豆太的话，穿上肥棉套衣，背起药箱和豆太，“嘿哟嘿哟”地沿着夜幕中的山路，向爷爷的小屋走去。

半路上，虽然天空中有月亮，可是下起雪来了。这是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。豆太从老医生的棉套衣里望见了雪。于是他用脚“咚咚”地踹老医生的腰，因为，不知为什么，他觉得爷爷已经死了。

